

給沙宣的家書 20-4-2009

親愛的孫牧師、任牧師、京華傳道、各位同工、約書亞團契、宣關組、各青少年團契並沙宣眾弟兄姊妹：

一個月又過去了，您們好嗎？謝謝同工寄來教會講道的光碟，給遠方的我們屬靈餵養。四月份我們開始在金邊皇家大學上語言課。我們感恩，能有機會再背起書包到學校上課。每天早上七時半我們已身在課室，真正的牙牙學語。柬文對我們來說一點也不容易，卻有一些地方跟中文和英文相似。認字和拼音是我們最大的困難，柬文的字母數量繁多，音調變化亦多，我們以往學語文並不著重拼音練習，所以要掌握柬文的拼音技巧，需要下點苦工。感謝主給我們一位耐心教導的老師，還有互相支持鼓勵的同學。

復活節在這裡不是假期，我們參加了宣道會金邊堂的受苦節晚會記念主的死。跟著的一個星期是柬埔寨的新年，本地的朋友大部份都回到鄉間和家人過年。我們也跟隨同工到外省探訪鄉村的家庭，一路上看見回鄉的人潮，穿著光鮮，帶著大包小包的，好不熱鬧。柬埔寨人很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，當整個家族幾代人一起過年的時刻，他們會恭敬地把父母和長輩抬起，放在樹蔭下，全家大小一起替他們沐浴、梳洗，噴上香水，並換上新衣，作為對父母和長輩的尊敬和感謝。看著整個過程，我們既感新奇，亦覺羞愧：「多少時候我們曾以行動向父母或長輩表達謝意？」



教會最近怎樣？新的同工隊伍可有帶來新景象？大家在讀經計劃的進展如何？我們在這裡也同步進行呢！懷念跟您們一起敬拜和事奉的日子！

以馬內利！

掛念您們的
美玲、梓江

風箏寄語 一新的開始 (美玲、梓江代禱信)

「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，因為所補上的，反帶壞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，若是這樣，皮袋就裂開，酒漏出來，連皮袋也壞了。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 兩樣就都保全了。」(太9:16-17)

在這裡生活快兩個月了，美玲和梓江看見不少新奇的事。自以為見過世面，不求甚解，反倒顯得愚拙。在街上看見不少穿整套睡衣的柬埔寨女士，通常都是色彩繽紛的。第一印象是她們真愛美，連睡衣也斑斕豔麗；第二個感覺是她們也頗懶惰，整天都穿睡衣，連上街也不換衣服。再到市場看看，竟然有這麼多售賣睡衣的攤檔，好不奇怪。和這裡的資深宣教士分享，才知道這些真的是她們上街出外穿的套裝，但在我們看就是睡衣！好像龍在東方是神聖正義的代



表，天子的象徵，但在西方卻是怪獸，邪惡的化身。是睡衣還是套裝，原來取決於我們用什麼文化背景來看，所以我們正努力跳出固有的框框，去接觸並接受身邊的事物。

神差我們來柬埔寨，不單認識本地人的生活(衣、食、住、行)，也接觸他們的生命(生、老、病、死)。十多天前的星期日早上，接獲緊急消息，知道本地同工在鄉間的



弟弟不幸病逝了，同工和我們馬上驅車前往探訪。我們第一次見這青年人是今年三月初，家人從鄉間帶他來金邊看醫生，回鄉前把他送來教會，放在竹床上，請我們聚會完後看他。當時所見，是一位二十來歲的青年，瘦骨嶙峋，連坐的氣力也沒有，無力地躺在床上。他回鄉後，同工和我們也曾到鄉間探過他，但病情沒有起色。今次再見，是蓋在白布下的軀體，默然躺在地下，身旁是他的姊姊(即我們的同工)在嚎啕大哭，家裡還坐著他的家人和關懷他們的鄰居。我們也參加了他當天的喪禮和火化的過程。村中的長老給他誦經，然後家人合力替他沐浴更衣，再放在竹制的靈柩內。忽然感到生和死原來是這麼相似；孩出生後，也有人替他沖洗乾淨，然後進到這個世界，而死亡也是一樣。只是此情此景，在現代高度專業化的社會已經不多見了，初生嬰兒的身體或是已逝者的軀體早已交給醫護或是殯儀人員，家人的參與倒被視作不應該，甚至有違衛生守則。最後靈柩和遺體被送到不遠的田間火化，親人和鄰里緊緊相隨 對已逝者，這雖不是風光大葬，卻是家人鄰里能給予最大的尊重和祝福。一路上，梓江和死者的父親互相攙扶，踏著田間的阡陌，往火化處走，梓江搭著世伯的肩膀，他緊緊扶著梓江的腰，兩家都怕對方跌落田中，其間兩個男人雖無言語，卻深感情在。

約伯說：「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，末了必站在地上，我這皮肉滅絕之後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。」(伯19:25-26)。保羅說：「我們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眾人更可憐。」(林前15:19)。願更多的柬埔寨人能真實地認識耶穌基督！

多謝弟兄姊妹為我們代禱 請繼續記念我們：

(1)已開始語言學習，求神給我們悟性明白柬埔寨語言的讀寫方法，也幫助我們有好的記憶力。(2)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應用柬語，求神給我們勇氣去練習。(3)求神賜開放的心，更多與柬埔寨人(鄰居和本地同工)相處。

您的肢體，美玲、梓江1.4.2009